

昆虫记

卷六

(法) 法布尔 (Fabre, J. H.) 著

吴模信, 梁守锵 译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虫记. 卷6 / (法) 法布尔 (Fabre, J. H.) 著; 吴模信, 梁守锵译. -- 3版 (修订本).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1. 5 (2011. 10 重印)

(经典散文译丛)

ISBN 978-7-5360-6209-2

I. ①昆… II. ①法… ②吴… ③梁… III. ①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4254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邹峰华 秦 颖

责任编辑: 孙 虹 黎 萍 邓裕玲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绘画: 白光诚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

印 张 96.125 插页 10

字 数 2,350,000字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8次印刷
2011年5月第3版

印 数 38,001—43,000册

定 价 (共10卷) 2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录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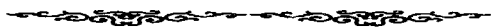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 一 章	赛西蛱蝶父亲的本能	1
第 二 章	月形粪蛱蝶 野牛双凹蛱蝶	12
第 三 章	遗传论	26
第 四 章	我的学校	38
第 五 章	潘帕斯草原的食粪虫	57
第 六 章	昆虫的着色	81
第 七 章	负葬甲 埋葬	93
第 八 章	负葬甲 实验	108
第 九 章	白额螽斯的习性	127
第 十 章	白额螽斯的产卵和孵化	138
第十一章	白额螽斯的发声器	146
第十二章	绿色蝈蝈儿	162
第十三章	蟋蟀的住所和卵	176



第 十 四 章	蟋蟀的歌唱和交配	190
第 十 五 章	蝗虫的角色和发音器	204
第 十 六 章	蝗虫的产卵	217
第 十 七 章	蝗虫的羽化	229
第 十 八 章	松毛虫的产卵和孵化	241
第 十 九 章	松毛虫的窝和社会	252
第 二 十 章	松毛虫的行进行列	268
第二十一章	松毛虫的气象台	286
第二十二章	松毛虫蛾	297
第二十三章	松毛虫引起的刺痒痛	306
第二十四章	野草莓树毛虫	319
第二十五章	昆虫的毒素	326





第一章

赛西蛻螂父亲的本能

在高等动物中，父亲的义务并不强制履行。鸟类在履行义务方面是出类拔萃的，身上覆盖着毛皮的动物，表现也相当出色，令人满意。然而，在位居更下层的昆虫中，父亲对家庭则普遍冷若冰霜，漠不关心，例外的昆虫真是凤毛麟角。虽然所有的昆虫对生育都有一种狂热；但是，也几乎所有的昆虫在片刻的情欲得到满足后，都立刻断绝与家庭的关系，并且远离家小，毫不关心它那群将竭尽所能摆脱困境的孩子。

在弱小的幼虫需要长期抚养的昆虫中，父亲的冷淡令人憎恶；但它们却以新生幼虫强壮结实作为辩解的理由。新生幼虫只要生在条件有利的地方，就能够孤立无援地获得要吃的那几口食物。对粉蝶来说，只要把卵产在甘蓝的叶子上，就足以使它的种族繁衍兴旺。那么，父亲的关怀



又有什么用呢？母亲在植物学方面的本能，使它不需要什么帮助。产卵期间，对母亲来说，那个当父亲的反而会是个讨厌鬼呢。让这个讨厌的家伙去别处拈花惹草吧，它在这里反而会把严肃的大事搞得乱七八糟。

大部分昆虫都这样粗放地养育幼虫。它们只需要选择幼虫孵出后，能提供居室和膳食的场所，或者选择使幼虫能够自己找到食物的合适场地，而这些都不需要父亲插手。举行婚礼后，父亲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便成了废物，因而萎靡不振，熬着再活几天。最后，它对安置子女毫无帮助过就死去了。

但是，并非所有昆虫都这样无情无义。有些昆虫族类会给予子女嫁妆，为子女预先备妥吃住。在制作食物贮藏室、坛、瓮以及皮囊等技艺方面，膜翅目昆虫是行家里手。它在修建堆放野味肉等幼虫食物的食品柜方面，技术精湛，无懈可击。

然而，这项兼具建筑和供应食品性质的艰巨任务，这项耗尽毕生精力的艰苦劳动，都由母亲单独承担。母亲干活干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而当父亲的，这时却在工地四周转悠，在阳光下陶醉，旁观这个坚强的女人劳动。它同邻里的异性调情，自以为什么劳役都可以免除。

它为什么不来帮帮忙呢？这可是个最好的机会呀！它为什么不学习燕子一家的榜样呢？燕子一家人，丈夫和妻子，把麦秸和泥浆带回窝巢，把飞虫带给它们的雏燕。而上面那个丈夫却什么也不干，无所事事。也许它会以身体比较衰弱作为借口，真是个蹩脚的理由。切割一小圆片树叶，把一株绒毛植物的绒毛耙干净，在到处都是污泥的地方收集一小块泥浆，并不是什么它干不了的事呀。它至少可以作为普通的非技术工人，好好地同别人合作，它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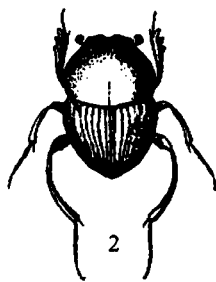
把内行能干的母亲将要置放的器物收集起来嘛。它四体不勤、游手好闲，真正的原因是愚蠢。

奇怪的是，膜翅目昆虫，灵巧的昆虫中最有天赋和才能的昆虫，却不了解父亲的职责。幼虫的需要似乎应该使卓越的才能在父亲身上发展，但它却像蝶蛾那样迟钝狭隘。然而，蛾蝶安置家庭是不需花多大的力气的。我们根本没有发现雄虫的本能的天赋。

也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惊讶地发现，在处理粪便的昆虫身上，竟然存在着采蜜的昆虫不具有的可贵特性。各种食粪虫知道怎样减轻家务，了解两只虫子合起来劳动的力量。我们回忆一下，齐心协力为幼虫准备家业的一对雌雄粪金龟吧，回忆一下，在制造压缩香肠时，用强壮有力的挤压器官帮助雌性伴侣的父亲吧。这些是上等家庭的习俗。在普遍离群索居的环境中，这个现象十分令人吃惊。

循着这条道路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今天我能够在这个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例子之外，再添加另外三个，同样饶有兴趣。这三个例子全都是食粪虫行会提供的。我将阐述这些例子，但会加以节略，否则我将会重复埃及圣甲虫、西班牙粪蜣螂等昆虫的故事。

第一个例子是赛西蜣螂^①。它在粪球推运工中，形体最小，最勤勉热心。它动作迅速敏捷，但跌交时形态笨拙，会忽然从崎岖难行的路上滚下，但凭着一股顽强的耐力又会回到



赛西蜣螂

① 赛西蜣螂的全称为舒氏西绪福斯蜣螂。——校注





这条路上，凡此种种都无与伦比。拉特雷依为了纪念这种过分耗费体力的体操动作，给这种昆虫起名为“西绪福斯”。西绪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人物。这个不幸的人为了把一块巨石搬上山顶，拚死拚活，艰苦劳动。每当到达山顶时，这块石头就立刻滚回山坡下面。可怜的西绪福斯，你再开始搬吧，又再开始搬吧，永远再开始吧。除非这块石头搬到山顶，稳固地立在那里，你遭受的折磨才会结束。

我喜欢这个神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故事。这些人不是令人憎恶的坏蛋，不应当遭受没完没了的折磨。他们心地善良，辛勤劳动，对邻居和睦有用；他们惟一需要补赎的罪恶是贫穷。在半个多世纪中，为了把每天的面包这过于沉重的负担，运到那上面，运到安全可靠的地方，我在险峻的斜坡上留下了自己血淋淋的碎肉，我渗出全部的骨髓，汲干我的血管，不计后果地耗用我储备的精力。圆形大面包刚刚立稳，又滑下，跌落。可怜的西绪福斯，你再开始搬吧，直至那块巨石最后一次再滚落下来，砸烂你的头，你才会解脱。

博物学家叙述的西绪福斯不了解人类的辛酸痛苦，它活泼愉快，对陡峭险峻的斜坡无忧无虑。它走到哪里都拖着那个宝贝，这个粪球有时是它自己吃的面包，有时是它子女的面包。它在我们地区十分罕见，如果没有助手，我永远也得不到这么多合意的实验对象。由于这个助手将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叙述中，我想把他介绍给读者。

他就是我的儿子小保尔，一个七岁的男孩。他作为我捕捉昆虫时的勤劳伴侣，比同龄的任何孩子都更加了解蝉、蝗虫、蟋蟀，特别是食粪虫的秘密。后者尤其让他高兴。他和我的年龄相差 60 岁。他那明亮的目光，能够从

偶然成堆的东西中，辨识出大批真正的洞穴；他那灵敏的耳朵，能够听见对我来说寂静无声的蛭螂儿的细微尖鸣。他帮助我看，帮助我听，作为交换，我给他思想见解。他抬起询问的蓝色大眼睛望着我，聚精会神地接受我给他的思想见解。

啊，智慧花朵的初放是多么令人羡慕，逗人喜爱啊！天真无邪的好奇心苏醒的年代，凡事追根究底的年代，是多么美好啊！小保尔有他自己的笼子，在这个笼子里，圣甲虫为他制作粪梨。他有自己的小园子，这个小园子大小像一张手绢，菜豆正在里面发芽，他常常掘出菜豆，看看胚根是否延伸。他有自己的森林，那里巍然矗立着四棵一拃高的橡树，橡树上结满了乳房似的橡栗。这些都使枯燥无味的语法学习变得不再愁闷，学习过程再也不糟糕了。

如果科学愿意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博物学就能够把多少美好的事物装进孩子的脑子里啊！如果教育界能把活泼生动的田野学习，融入死板呆滞的书本里；如果官僚们所重视的既定教学课程不扼杀良好的积极精神，那该多么美好啊！小保尔，我的朋友，让我们尽可能在乡野里，在迷迭香丛中，在野草莓丛中学习吧！我们的身心将在这些地方朝气蓬勃地茁壮成长，而且比书本更能获得美和真。

孩子，今天是假日，学校里的黑板派不上用场了。我们早早起床，以便进行计划中的探险。起床早，你必须空着肚子出发，但你放心吧，胃口来了，我们就在阴凉处停下，你会在我的袋子里找到旅行干粮，苹果和面包。临近五月，赛西蛭螂想必已经出现。现在我们将山脚下勘察羊群走过的瘦薄草坪，用手指一片一片弄碎绵羊那圆面包似的粪便。粪便已经被太阳烧烤，但硬壳下的面包心还保存完好。我们将在那里找到赛西蛭螂，它缩成一团，等待





晚间的放牧向它提供更加新鲜的意外收获。

过去偶然的新发现，揭开了一些秘密。小保尔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和灌输，很快就掌握了摘除粪核的技术，也成了行家里手。它积极肯干，努力嗅气味浓烈的粪块。他很少几次供给我赛西蛱螂，却已经超出了我的愿望。我现在有六对赛西蛱螂，这可是一笔我过去不敢指望、闻所未闻的财富呀。饲养赛西蛱螂不需要笼子，金属钟形网罩加上沙土层和合口味的食物，就足够了。它们身体很小，勉强像樱桃核那样大，模样十分奇怪；身子粗短，后部减缩成子弹头；足很长，像蜘蛛的足那样展开。后足弯曲且大得异乎寻常，很适合搂抱和紧勒小球。

约五月初，它们在宴乐后满是糕饼残渣的地面上交配。安置家庭的时刻很快来临，两夫妻同样勤劳地揉面做饼，运输和烘烤孩子吃的面包。它们用前足的大切面刀，从大块粪球上切下厚度适中的一小块。父亲和母亲同心协力，一齐处理这块面包，一下下轻轻拍打，压紧，把它弄成一个豌豆大的小球。

正如圣甲虫作坊里那样，它们也没有使用滚压机，就揉出了浑圆的小球。在变换地方，甚至在支撑点受到摇动以前，切下的粪料就被塑造成球体。这又是一个精通食品长期保存最佳形状的几何学家。

小球很快准备妥当，现在必须通过剧烈的滚动，加厚皮层，保护球心不受过快蒸发的损害。母亲的身材稍微粗壮，容易辨认出来。它套在车子上座前面，长长的后足放在地上，前足搁在小球上。它一边后退，一边把小球拉向自己。父亲处在相反的位置，在后面推，头朝地面。这完全是圣甲虫的办法。为了别的目的，圣甲虫也两只一齐协作。赛西蛱螂的套车运送幼虫的嫁妆；圣甲虫的套车则运

输两个偶然相遇的合伙者在地下吃的酒宴。

现在，这对赛西蛻螂配偶漫无目标地离开了，穿过在倒退中无法避开的高低不平的地面。再说，它们也并不刻意绕过这些障碍，它们企图攀爬钟形罩网纱的那股顽强劲，便是证明。这些障碍会被察觉吗？

这是一件艰苦且行不通的事。母亲用后足紧紧抓住金属网的网眼，把沉重的载运物拉向自己，拖着它。然后，它抱住小圆球，让它悬空。父亲没有支撑物，紧紧抱住这个粪球，可以说是把身子嵌了进去，把自身的重量添加到粪球的重量里，听凭摆布。可是，用力太过，不能持久，它和小圆球一起落下了。母亲从上面观察一会儿，十分惊奇，于是立刻掉下来，再度抓住圆球，重新开始不可能成功的攀登，一再跌落之后，才放弃攀登。

平原运输也不是轻车熟路，毫无阻碍。在遍地沙砾的小丘上，载运物翻倒在地，车把式栽了跟斗，两腿抖动，肚子悬空。但不要紧，根本没有什么，它们重新站起身来，恢复原来的姿势，始终活泼愉快。赛西蛻螂滚下后常常仰天跌倒，但它并未感到忧虑，甚至好像在寻求滚下来呢。难道不应该让小圆球成熟、坚硬起来吗？碰撞、冲击、跌跤、颠簸，连续地发生，赛西蛻螂就这样狂热地在路上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最后，母亲认为粪球已经滚揉得够好，于是，离开片刻，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场地。父亲蹲在它们这个财宝上守卫。如果伴侣离开的时间延长，它就把圆球放在竖立在空中的后腿之间迅速转动，借此来散心解闷。它好像在用那个珍贵的小球玩抛物杂耍，它觉得在树枝般弯曲的双腿下，小球是多么完美。看见它这样快乐地动个不停，谁还会怀疑这个对孩子们的前途已经十分放心的父亲有什么好





不满足呢？它似乎在说：“这块浑圆的软面包是我捏揉出来的，是我为孩子们做的。”正是为了大家，勤劳者的出色劳绩变得崇高起来。

这时，母亲已经选好适合的场所，挖掘好一个坑。这个坑仅仅是巢穴的奠基工程。小圆球被带到了附近，父亲提高警惕，专心护卫；寸步不离。母亲则用足和额突挖掘，小洞窝很快就挖大，足够收藏这个小球。它可是个神圣的物体呀！然后，母亲用背触触小球，大概感觉到小球在背上向后摆动，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便下定决心继续向前挖掘。它担心在住所修建完毕以前，放置在洞口的小面包会遇到什么事。在此期间，不乏抢夺这个面包的蜉金龟和小飞虫，监视和提防，是谨慎小心之举。

小球放进了小洞窝，一半插入这个盆子似的粗坯里。母亲在下面拉拖，父亲在上面减缓震动，防止泥土崩塌，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然后，它们恢复挖掘，继续下降，始终小心翼翼。这两只赛西蛱螂，一个拖拉小球，另一个调节降落动作，清除可能阻碍行动的物体。又花了一些工夫后，小球随同两个矿工在地下消失了。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大概只是重复我刚才看到的过程。我们再等待半天左右吧！

如果我密切监视，毫不松懈，就会看到父亲又单独在地面出现，蜷缩在离洞穴不远的沙土里。母亲在地下有它需要关切照顾的事，对此，父亲一点也帮不了它。母亲被这些事缠身，无法离开，通常推迟到第二天，它才会走上地面。最后，母亲出现了，父亲从小睡的躲藏处出来，同母亲会合。这对夫妻于是重新团聚，来到粮堆，先吃东西，恢复元气，然后从粮堆上切割下第二块粪料。夫妻再度合作，既为了塑制圆球，也为了运输入仓。

配偶之间的忠贞不二，我非常欣赏。忠贞是它们的行为准则吗？我不敢肯定。想必有一些朝三暮四、不专情的家伙。它们在一块大粪饼下面的混杂群伙中，把曾经为它充当小伙计的第一个面包坊女老板忘得干干净净，专心为另一个偶然遇到的女老板效劳。想必会有一些临时家庭，制作完一个粪球后就夫妻离异。这已无关紧要，我已经看到的那点情况，已使我对赛西蛭螂家庭的习性，萌生了高度的敬意。

在观察洞穴里的小粪球之前，我先总结一下赛西蛭螂的习性。父亲和母亲同样尽心尽力地挖掘洞穴和塑制小球，这只小球将是幼虫的嫁妆。父亲参加搬运，不错，它作为次要角色参加这项工作。当母亲不在，去寻找挖掘小地窖的地点时，父亲照看这块球状面包。父亲协助母亲进行挖掘，把地下室的余泥运到外面。除了这些品质之外，我还要添加一项：对配偶非常忠贞。

这些特征圣甲虫也曾展示过一些。比如，它心甘情愿两只虫共同制作粪球，它懂得用反方向双重套驾的方式运输。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圣甲虫互助合作的动机，只是出于利己主义。两个合作者加工、搬运面包，只不过是为了它们自身，制作宴会圆面包，纯粹是为了它们自身，在家庭劳动中，圣甲虫母亲没有助手。它独自制作粪球，把粪料从粪堆里拔出，让它向后滚动，自己采取赛西蛭螂配偶中雄性的那种翻转姿势。它独自挖掘洞穴，独自存仓。配偶的另一方，把产卵多的母亲和家里的孩子忘得一干二净，根本不去协助令人精疲力尽的劳动。它同矮子食粪虫相差多么远啊！



赛西蛭螂
的粪球





现在，我们去观察洞穴。小窝不太深，比较狭窄，刚好够赛西蛱螂母亲围绕着小球转动。小洞太狭窄，父亲不能长久在这里逗留。作坊准备妥当后，它就必须退离，让女模型工的身体能够自由活动。我们的确看见它早早先于母亲回到地面。

地下室里只有一个粪球，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小巧玲珑，仿佛微缩的圣甲虫的小梨。这个小梨由于小，表面的光泽和弧度的优雅分外突出，最大直径为 12~18 毫米。技艺精湛的各种食粪虫，都有漂亮的产品。

但是，完美的状态历时十分短暂，优雅的小梨很快就覆盖上多结扭曲的黑色瘰瘤，把小梨的外表弄得丑陋不堪。表面的一部分尽管没有受到损伤，却消失了，被一个丑陋的外壳遮住。这些粗俗不雅的结节从何而来，我被难住了。我怀疑这结节是某种隐花植物，譬如说球草，这种植物可以凭借有乳突的黑色硬皮辨认出来。然而，幼虫使我摆脱了谬误。

与其他食粪虫幼虫一样，这只幼虫也弯曲成钩状，背上载负着一个巨大的包裹。这是排粪快捷类昆虫的特征。正如圣甲虫幼虫一样，这种幼虫也擅长用立即喷射含粪的胶来堵塞偶然出现的天窗，而黏胶则始终储备在背部的褡裢里。此外，这种幼虫具有食粪虫类所不知晓的粉丝加工技艺。不过，食粪虫中的阔背金龟不在此列，它很少实践这种技艺。

各种食粪虫的幼虫都利用消化的残渣，粗涂它们的小室。小室因为宽敞，容许这种清除残渣的方式，而不必打开排出污物的临时窗户。或许由于空间不够宽敞，或许我不知道的其他原因，赛西蛱螂的幼虫在提供粗涂内壁的水泥后，把过剩产品排出到粪梨外。

当隐居的幼虫已经开始长大时，我观察了一个小梨。我有时会看见它表面的某个部位湿润起来，变软，变薄；然后一个暗绿色的新芽通过一块不坚固的屏板升起，接着，新芽倒下，扭曲；形成一个瘤，随后因干燥而变黑。



赛西蛭螂
粪球上的瘤

发生了什么事呢？幼虫在小梨内壁上打开一个临时缺口，它通过还剩下一张薄纱的通气窗，越过围墙拉屎，把无法在家里使用的过剩黏胶排出小梨外。故意开凿的天窗，丝毫不会扰乱幼虫的安全，因为窗子很快就会被新芽的底部堵塞起来，被抹刀一下压紧。有一个这样灵巧敏捷地安放的塞子，尽管小梨鼓凸的圆肚有洞孔，粮食仍然会保持新鲜，不会有积聚大量干燥空气的危险。

赛西蛭螂似乎也了解，它那个很小而且在土里埋得不深的小梨，以后在炎夏酷暑时节会遇到的危险。它非常早熟，在温和四月和五月劳动。从七月上旬起，在可怕的酷暑开始以前，它们就把壳打碎，着手寻找将在烈日如焚的季节，提供它们吃住的住宅。继秋天短暂的喜悦欢腾之后，是因冬天的昏沉麻木而退隐地下，再之后是春天的复苏觉醒，最后是阳光下的欢庆。这就是赛西蛭螂的一个生命周期。

我还有一项关于赛西蛭螂的观察报告。我养在金属钟形网罩下的六对赛西蛭螂，制造了 57 个住着幼虫的小梨。这项人口普查证明，平均每个家庭产卵六枚。这个数字是埃及圣甲虫远不能及的。人口兴旺归因于什么呢？我只看到一个原因：父亲和母亲平等劳动。单独一个人不能胜任的劳动，由两个人来负担就不会太重。





第二章

月形粪蛱螂 野牛双凹蛱螂

月形粪蛱螂的身材比西班牙粪蛱螂小，对气候的温和程度不像后者那样苛求。它将向我们证实，赛西蛱螂父亲为家庭的兴旺繁荣出了一份力。我们地区，雄性昆虫的服饰之稀奇古怪，无人能敌。月形粪蛱螂同西班牙粪蛱螂一样，前额有角，前胸中央有双重小圆齿状叶缘的凹槽，肩上有戈戟矛头和新月形深槽口。普罗旺斯的气候和百里香常绿矮灌木丛中食物极端稀缺，对它来说并不适合。它需要比较潮湿、有牧场的地区，那里有牛的硬粪饼提供丰盛的食物。

我不能依靠要相隔很久才能遇到的稀有实验对象，因此我让我的笼子住满了我的女儿阿格拉艾从图尔农送来的外乡昆虫。四月，我的女儿应我的要求，投身持续不懈的研究工作中。很少有姑娘会像她那样，用小阳伞顶端撬起

这样多牛粪，用纤细的手指把牧场的圆面包形牛粪弄碎。我以科学的名义，感谢这个勇敢的女孩子。



月形粪蜣螂

热情换来了成功的回报，现在我有六对雌雄月形粪蜣螂。我把它们安置在上一年西班牙粪蜣螂曾经劳动过的网罩里。我供应它们全国性的菜肴，隔壁女邻居的母牛则向虫子提供丰盛的牛粪烤饼。这些背井离乡者，丝毫没有思乡的迹象，它们在牛粪饼这个神秘的庇护所里，勇敢地干活。

六月，我进行首次探查。我用刀一点一点把泥土砍切成垂直的薄片，剖露出的东西令我欣喜若狂。每对月形粪蜣螂都在沙里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华美的厅堂。圣甲虫也好，西班牙粪蜣螂也好，都从来没有向我展示过这样宽敞、拱顶跨度设想得这样大胆的厅堂。大轴有 1.5 分米长，也许还更长。但是，天花板弄得很扁，尖顶只有 5~6 厘米。

内部陈设称与住宅夸张的外形很相称。这个堪称加马奇的婚礼^①的新房，是个手掌大的圆面包，不太厚，轮廓变化不定。我发现一些像肾脏那样弯曲、像手指那样辐射、像猫舌头那样伸长的卵形物，这些小玩意都是面包店小伙计心血来潮的产物。然而，我最常看见的是：在网罩中的六家面包店里，雄雌两性始终守在一个面团堆旁。这个面团堆按要求拌合柔软后，现在正在发酵成熟。

它们的家庭生活历时这样长久，证明了什么呢？它证

① 加马奇为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1547~1616 年）的小说《堂吉珂德》中的富农，其婚礼喻奢侈粗俗、奇特怪异。——译注

